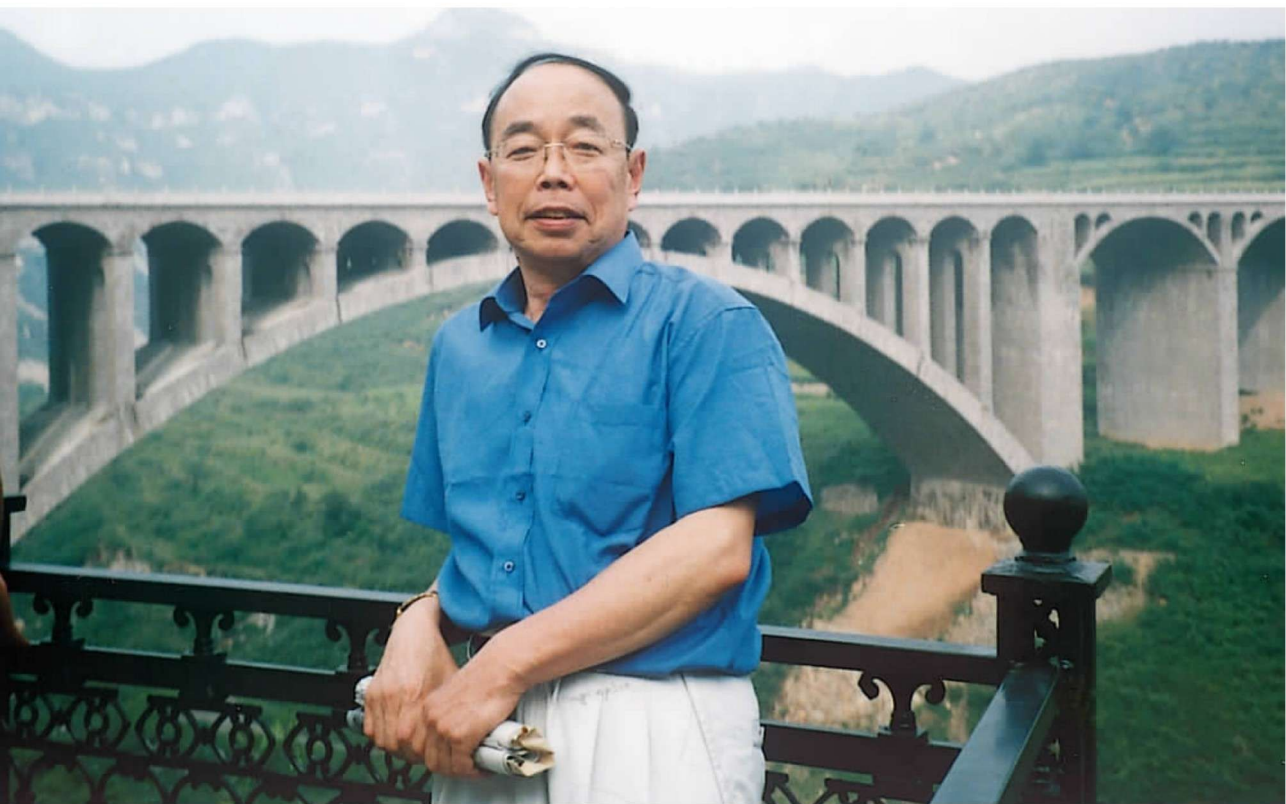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杂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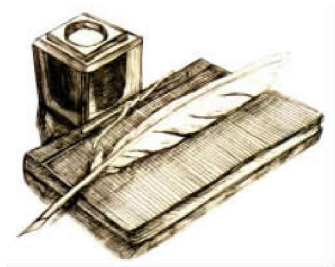
吴广隆 著

山西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

吴广隆,1942年12月生,山西省沁县人。大学文化程度,中共党员。1967年7月毕业于山西省委党校。先后在晋东南地区工业局、晋东南地区重工业局工作。1982年任晋东南地区钢铁厂党委书记,1984年任晋城市(县级)委副书记,1985年任晋城市城区区委书记,1992年至2001年任晋城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。退休后任晋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、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、晋城市儒家文化促进会会长。著有《实践与思考》(论文集),主编有《历史的跨越》(理论文集)、《晋城抗战史》、《晋城历史名人文存》(系列丛书)(合作)等。

写在前面的话



退居二线以前，工作之余，常常有往事忆起：养育我的故土、培育我的学校、锤炼我的工作岗位；我的父母长辈、我的兄弟姐妹、我的师长学友、我的亲朋同事……历历往事，常常如潮水般涌入脑际。或喜或悲，或惊或叹，激动时，竟不能自己。心中常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就是立即把所感所想写下来，可惜公务在身，无暇他顾。退居二线之后，有了充裕的时间写点东西，有时多余的时间甚至难以打发。同时，人已老矣，记忆力日渐衰退，清晰的记忆慢慢变得模糊起来，若再不动笔，“模糊”的也怕没有了。回顾我的一生，虽无惊天动地的伟业，但辛苦工作几十年，历经坎坷，几死一生，总还是有点经验、教训可以总结，写下来，对疼我爱我的父母是份纪念，对我疼我爱的子孙是个交代，对后人也许有点

滴借鉴之处。

真正动笔，是在 2002 年夏。狭窄的阳台之上，密不透风的屋顶之下，玻璃门窗环绕的四壁之中，一桌一椅，一纸一笔，汗流浹背，“赤膊上阵”。不打底稿，没有题目，按时间顺序往下“流”，今日五百，明日一千，时断时续，两三个月下来，就有十余万字聚在了格子上。妻儿看了，竟说“不错”。

这些文字，因为没有“文章”、“著作”之类的精神压力，所以写得倒也轻松自在；因为没有主题，所以忆得也就很杂，这也就是书名定为“人生杂忆”的原因。所历、所闻、所想、所记，力求说实话、写实事，既不文过饰非，也不刻意“检讨”。自然，自己的经历，毕竟从“我”出发，也就难免不全面、不准确，好在它不是评论，不是考证，不是写“史”，一切以“忆”、以“鉴”为主，因此也就不过于苛求了。

这些文字，计划写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写出生至参加工作，时间大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；第二部分写参加工作后做小干事，时间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；第三部分写走上领导岗位至退居二线，时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。第一部分，好好坏坏，总算已经写完，第二部分、第三部分写不写，什么时候写，还要看精力、看身体。还要看其他因素，比如打印、校对和装订之类，虽不是大事，但也必不可少。自己不会，总得求人，但又自作清高地不想看别人的脸色，这就难了。走着看吧！

2003 年 11 月 25 日

于凤台

壹

one



1942 年农历 11 月 21 日黎明,随着一声啼哭,一个婴儿在山西省沁县池头村降生了,这就是我。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,但对久盼有个男孩的大家庭来说,还是能给全家人带来欢乐的值得庆贺的喜事。池头村只有 40 余户人家,吴姓是村里的大姓。小时候,每当清明上坟,父亲都要数着坟头告诉我,吴家从册



故乡秋色(沁县池头村 2005 年 10 月摄)

人生雜憶



村下湾迁来,虽已十几辈,但人丁不旺。后来听我同学、本家吴凤鸣讲,吴姓家谱在下湾吴玉和处。2000年清明,我与妻李慧英、弟吴广文驱车到下湾,在吴玉和处抄得吴姓家谱一份,此家谱十分凌乱,且有不少谬误,后经多方寻访、求证,方形成池头吴姓家谱一份。谱记:下湾吴姓始祖吴昌俊有禄、祯二子,禄有一子登亮,后登亮率三子宗喜、宗富、宗贵来池头,始有池头吴姓。我等属长门宗喜一支。高祖吴福锁、曾祖吴进德,分别为下湾吴姓第十、第十一世。吴进德据说是个木匠,娶妻卫氏,邻村端村人氏,共生育三女二男,长子吴镇南,便是我的祖父。祖父娶南

陈村(现迎春村)杨氏女为妻,生一男四女,独子便是我父亲。父亲名马成,字清和。父亲



我的父亲、母亲(沁县郭村 1949年初夏摄)

18岁时,郭

村一个贫苦农家17岁的大闺女,名叫龙拉孩的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,她便是我母亲。由于祖父身体不好,早早得了麻木症,53岁便过世了。父亲身体羸弱,实在支撑不了这个家,家里多么需要早早有个接班人啊!但老天像是和人作对似的,母亲过门后,十年来不生育,看病、吃药、求神,办法都使尽了,但都无济于事。

俗话说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这在旧社会是多么大的事啊！后来母亲怀孕了，但又怀不住，几次流产。等到 32 岁才生下了我，又是久盼的男孩，能不高兴么！

大概曾祖父的手艺不错，居然能把二祖父供到太原国民师范毕业，这对于一个偏僻农村的农家子弟来说，可是个大事。在封建社会，每个农民都在做着当财主的梦，那时，祖父在家操持家务，二祖父在外教书。二祖父把教书赚的大洋寄回来，祖父就



故居（沁县池头村 1990 年 4 月摄）

在家置产买地。到后来，地多种不过来了，农忙时候，就雇些短工。房产也多起来了，三进院的宅基地置了，大门楼盖起来了，一进院的东房垒起墙了，二进院的正房起楼了，东西房分列左右，只待三进院动工了。然而，日本侵华的一声炮响，彻底打碎了一个农民做财主的美梦，在外教书的二祖父已无钱再往家寄，在家的祖父也过世了。到我出生时，大家庭已分开，我家分得三间楼



老屋（沁县池头村 2002年8月摄）

房、三间西房和一部分土地，短工是用不着雇了，家境开始衰落下来。到我记事时，我家的房屋已很破旧，到处走风漏气，夏天还好说，全家人最怕过冬天。我们家乡没有煤，也买不起煤，做饭取暖全靠烧柴。柴也没好柴，除了秋天把自家的高粱秆、玉茭秆扛回家外，就是树叶落了。秋闲了，大人们去搂树叶，孩子们去刨谷茬，每年我家西小房都堆满满一屋树叶。我刨谷茬，每天一担，整齐地堆放在西墙根。我们家乡土地贫瘠，要找一块秆粗茬高的谷茬地也不容易，待“侦察”好了，小伙伴们相跟着，在地里一人三行排开，比赛看谁刨得多、刨得快，刨好的谷茬，一把一把像小伞似的放在空地上晾干，一担刨够了，也快晌午了，小伙伴们把谷茬装在箩筐里。我们那地方的箩筐可大啦，下边是雾柳编的筐，从筐底插上来的是用火烤后弯上来的长长的四根青柳条。柳条顶部一扎，再拴一圈绳子，就可用来担东西了。装谷茬也有技术，

好把势能把谷茬装得像“三斗缸”似的，圆圆的，鼓鼓的，高高的；把势不行的，不是装得瘪，就是装不实，担起来没走三步就散了。待都装好了，一声“咱走哇！”小伙伴们便一字排开走在小路上，晃晃悠悠地挑回家。迎接我的总是母亲，她倚在二门上，焦急地等着她的儿子回来，一看见儿子露头，便心疼地叫着：“俺孩快回来吧！热熬熬的，没热着吧？”我把一担谷茬款款地放在西墙根下，一把一把地擦起来。一秋下来，我刨的谷茬有半墙高。我们家乡把谷茬、秸秆、树枝之类叫做硬柴，母亲每天做饭要用少量的秸秆引着树叶烧。饭做好了，马上把火口盖好，怕热气跑了暖不了炕。冬天天短，吃罢晚饭，一家人早早就睡了，怕炕凉了。为了节省，全家6口人，祖孙四代睡一个大炕。前半夜还可以，后半夜炕凉了就冻得不行了。房顶上、屋檐中的风飕飕地往里钻，早上起来，屋子的四壁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霜，晶莹透亮，扫是扫不下来的，得用铁锹铲。母亲经常头疼，说是屋里透风吹的，埋怨了一辈子，至死也没有住上好房子。那时吃的也很差，粮食不够吃，主要以瓜菜为主。早上一般吃干的，父亲和我吃谷面窝窝头，母亲她们吃糠面的。父亲苦重、饭量大，要先让父亲吃饱，其他人不够了，就蒸山药、南瓜，虽然是菜，但也是当主食吃的。汤是没有的，就喝蒸了窝窝头的熬锅水。母亲偏爱我，偶尔给我蒸一小碗小米，生怕弟弟妹妹看见了，藏着掩着，抽空赶紧叫我吃了。家里养着鸡，可蛋却是不能吃的，那是母亲称盐、打醋的零花钱。我们家乡的午饭、晚饭是一顿做的，午饭也是以菜为主，一般是高粱面、豆面的杂面，要是能吃一顿放了榆皮面的“饸饹”，那就是改善



了。中午大人们舀的稠一些，母亲和我们稀稠一起舀，留到晚上的，就很稀了。后晌下地回来，冬天还热一热，夏天就不热了，把中午剩的稀饭吃了就睡觉，既节省柴火，又节约灯油。

随着一声声“狗娃”、“狗娃”的欢快叫声，我到起名的时候了。在旧社会，起名是很有讲究的，但对农家来说，只要好记、顺当、吉利就行了。我的表哥小名叫赵相龙，是我二姑家的大儿子，不仅人样长得好，而且懂话、聪明，小小年纪就认得不少字。母亲想，就跟着人家叫广龙吧，但广龙二字如何写、怎么认，她是一概不知道的。“只要叫应就行！”农家妇女要求不高。因为我姥姥家姓龙，又是龙家门上的长外甥，于是“龙龙”、“龙孩”、“广龙”就把我叫大了。现在我已 60 岁了，且已儿孙满堂，但健在的舅父们还不时把“龙龙”叫出口来。我的大名真正固定下来还是在上小学识字以后，我的恩师张恩善，在我的练习本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下了“吴广隆”三个字，啊！这就是我的名字！从此这三个字已伴随我走过 60 年的人生旅程，并将相伴终身。

我是娘的心肝宝贝，端在手里怕丢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我对她来说太重要了。娘怕我不好成，按照农村风俗，剃头的时候，前面要留“马鬃”，周围一圈要留“桶箍”，后脑勺凹里还要留下一缕长发，这样的头发本来就难剃，农村要找个好剃头匠又很不容易，我怕疼，头发长了，我总是推三阻四地不想剃。有一次，母亲哄着让二奶奶给我剃，谁知二奶奶把势不行，刀还不快，头还没剃到一半，就划了很多口子，真疼。我觉得母亲骗了我，便在她的怀里大哭大闹起来，母亲不由分说，把我抱住、按住，硬是把头剃

完了。我哭着、嚷着，跟在二奶奶的屁股后没完没了地让二奶奶“赔我脑袋”，二奶奶难为情地说：“孩呀！二奶可怎赔你的脑袋呀！”母亲觉得不好意思，忙给二奶奶解围：“你倒答理他！叫他哭，我看他要怎嘞！”说起哭，我可是哭得出了名。我都是小青年了，姑姑、姨姨和母亲议论起来，还都说：“啊呀！你家广隆小时候那哭，眨眨两眼，刚刚还好好的，一转眼，不知怎的就哭开了，而且哭起来没完！”因为我好哭，大人们也经常逗我。有一年母亲带我住姥姥家，那时农村窗户的下脚，留有专供猫出入的“猫扑扇”，二舅拿着一个手工做的纸老鼠逗我，我想要，二舅把它从“猫扑扇”塞出了窗外，“你去拿吧”，二舅说。等我跑出门外，他又从“猫扑扇”拿回了屋里。我门里门外，跑着、哭着，哭着、跑着，二舅哈哈地笑着，坐在炕上纳鞋底的母亲实在忍不住了，央求着二舅：“二赖（二舅的小名），好你嘞，你给了他行不行？不要叫他哭了！”我从小软弱，不时地有孩子欺负我，我只会哭着回去告诉母亲，母亲有时也心疼地训我：“好汉急出火来，赖汉急出尿来！就会哭！他打你，你那手是干啥嘞？”哭，伴随了我一辈子。高兴了、伤心了，流泪；看戏、看电影、看书，感动了，流泪；当小干事，领导批评错了，心里觉得委屈，也不会争辩，只会哭；当领导了，下农村调研，在工厂慰问，看到哪家生活贫寒、可怜，我也会满眼泪花。我从小挑食，不吃葱，不吃蒜，不吃肉，不吃芫荽……家里稀罕的东西隔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，母亲也总是先把我不吃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挑完了，才把碗放在我的手心里，“端住吃哇，孩呀！俺孩长大了可怎出门呀！”母亲说。我从小害羞，母亲带着我



走亲戚、串门，我总是拽着母亲衣服的后下摆，藏在母亲的背后，到了人家家了，母亲边说边把我往身前推：“俺孩看这是谁？叫婶婶！”可我就是死活不出来，别说叫了。母亲觉得我是她的骄傲，是她可以在人前炫耀的宝贝，因为许多人都在她跟前夸我：你看你家龙孩，细皮嫩肉，大眼大嘴的，男人嘴大吃四方，女人嘴大嚼粗粮，你孩长大了当了大官了，跟上你孩享福哇！而我竟躲在她的身后不出来，使母亲的“价值”体现不出来，不高兴，出得门来，便训我，让人家看看哇，怕啥嘞？没出息啊！家里来客人了，特别是听见不熟悉的声音，我便不进家了，到吃饭的时候，哄着妹妹把饭给我端出来，吃完了，再让她把碗送回去。来人见我没吃饭，便问母亲：“龙孩嘞？怎不回来吃饭？”母亲知道我怕见生人，便搪塞着：“不用管他！不知到哪耍去了。”等长大上学了，参加工作了，这坏毛病还是改不过来。那时开会多，发言多，我总是早早地把发言稿准备好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我手足无措，心咚咚地跳，手不停地抖，我目不斜视地还没把稿子念完，已经是汗水直流了。特别是遇到女同志，熟悉的倒还好说，不熟悉的，还未开口，脸就红了。如若屋子里坐着女同志，而且我又必须从她们面前走过，我就简直不知该如何抬腿挪脚了。母亲是我的第一位人生导师，言传身教，经常用通俗的语言，给我讲清一个个深刻的道理。小孩子吃饭，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剩饭或刮不净碗，母亲就哄我：“俺孩刮净了啊，刮不净将来娶个疤媳妇多难看呀！”小孩子吃饭也难免掉一粒米、丢一根面的，母亲见了，总要捡起来，吹一吹吃了，说：“一颗粮食容易嘞？你大水洗汗流地种庄稼，受得是

啥罪呀！”至今我还以此来教育我的儿孙。夏天了，吃饭的时候，全村人都端着碗在街道里吃，母亲就告诉我，走路要走人后头；吃完饭走的时候，不要在人面前拍屁股上的土。长大了，我才知道，母亲教我的是节俭，是礼貌，是尊重人。

貳

Two



从第一声啼哭到牙牙学语,从人生第一个脚步到双腿走路,我开始用语言与大人交流,用眼睛观察世界。

我们的村庄不大,两条整齐的路由西向东呈十字架式摆在村中,十字架的西北卫姓居多,西南姓氏杂,东北以刘姓为主,我们家也住在这里,东南居住着吴、王两姓。夏天了,一日三餐,男人们端着海碗,沿街两行坐着、吃着、议论着。有时候,说着吃着,生产队长就把会开了、工派了。女人们也端着碗,带着孩子来听新鲜,但只能远远地找个角落,悄悄地听,议论是没有她们的份的。

我的家乡是多么美啊!村子南面是一条河,村里人叫它前河,它是浊漳河西源的一条支流,虽不很大,但终年不息,她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乐趣。春暖花开,还未涨水的时候,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就下河给老师捉鳖吃,河水很清,那鳖就钻在浅浅的河床下,要用脚摸索着寻找,等踩住了,就慢慢地弯下腰,轻轻地捏住鳖嘴边的上下盖,猛一下扔上岸来,岸上的孩子们眼睁



睁地瞪着
河里，看
见鳖“飞”
上来了，
便欢叫着
扑上去，
七手八
脚，你抓
我拽，把



瘪瘪的肠子似的前河（沁县池头村 2009年8月摄）

它按进篓子里，紧紧地盖住。你争我抢地跑着送回学校，“老师，又抓了一个！”“我抓的！”“我按的！”“我装的！”小伙伴们争相向老师邀功。夏天是孩子们的季节，大热天，太阳把河水晒得暖烘烘的，午饭后，一群小伙伴相约来到河边，瞅好水深的地方，脱光衣服，“扑通”、“扑通”一个一个跳下去，你喊我叫地打起水仗来。大伏天，暴雨过后涨河了，孩子们又跟着大人站在河边看着汹涌的波涛一浪一浪地涌过去，像是在检阅骑兵部队。偶尔，河里漂下来木头、瓜菜，大人们追赶着用带钩的长杆把东西拉到岸边，而不时地把能搬动的东西抱回家，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了。冬天到了，冰冻三尺，河又成了天然的溜冰场。小伙伴们成群结队来到河边，一个挨着一个“哧溜”、“哧溜”滑过去，比赛谁滑得远，滑得花样多；不熟练的就你拉着我我拽着你，在冰上转悠，小手冻得疼疼的，脸蛋热得红红的，头上的气腾腾地往上冒。后来，前河的上游修了“千女湖”水库，前河像是瘪瘪的肠